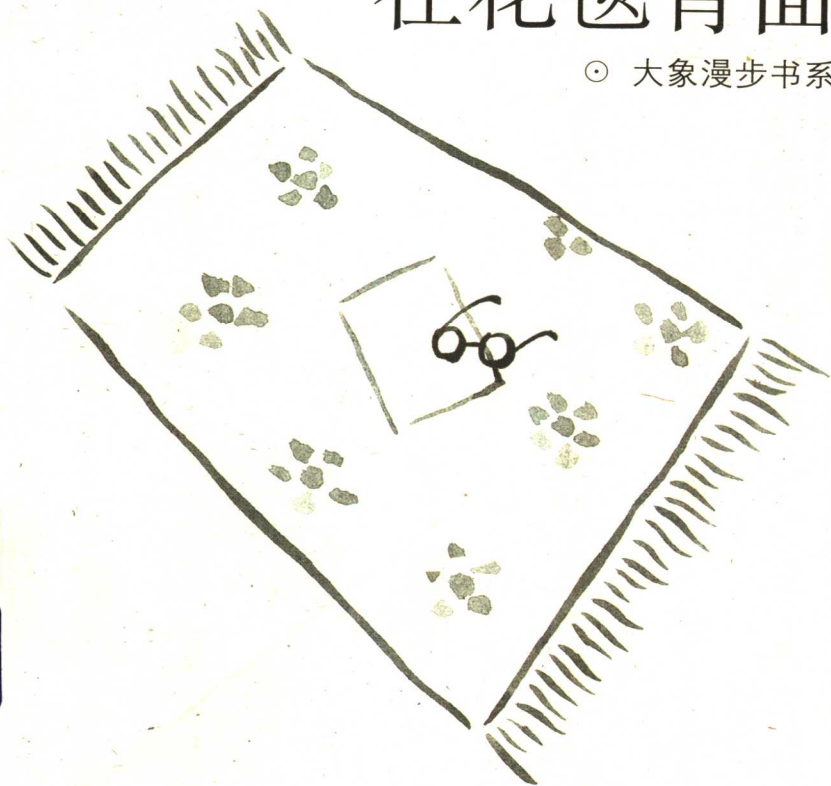


林楚平

在花毯背面

◎ 大象漫步书系



◎ 大象漫步书系·林楚平

在花毯背面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花毯背面/林楚平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0.2

(“大象漫步”书系/李辉主编)

ISBN 7-5347-2434-1

I. 在… II. 林… III. 英语—翻译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754 号

责任编辑:李学敏

责任校对:王 森

书籍设计:张 胜

出 版:大象出版社

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 行: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371—572619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版

2000 年 4 月郑州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1/40

印 张:6 $\frac{3}{10}$

字 数:109 千字

印 数:1—3 325 册

定 价:8.80 元



林楚平

总序

李 辉

大象漫步于原野，有一种含义丰富的姿态：稳重而步履踏实，从容而神态悠闲。以“大象漫步”为这套书系命名，一方面与积极支持该套丛书出版的大象出版社名称吻合，另一方面更想努力体现出该书系在选择作者、涉猎题材诸方面的特色。各位作者，或极目天下，或细观内心；不同领域，不同文风，但体现出的历史眼光、人生态度和现实精神大致相同。

“大象漫步”书系每辑八至十种不等，所收作品每册主题将相对集中，每册字数在八万字左右。内容、体裁、风格相对自由，追求多样化，可包括随笔、书话、书信、自传、回忆录、译文等，根据作者的

不同特点和每部作品的专题而定。

在陆续推出老文人新作的同时,本书系将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青年作者的力作。新的作者,新的面目,以他们敏锐的思想和触角,以他们不同于前辈人的知识结构,常常会给读者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希望如此。

1999年7月,北京

小 引

干了一辈子翻译匠的活，始终没有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要把几篇谈翻译的闲文结集出版了，心里真是喜忧参半。喜的理由很简单：敝帚自珍。忧的呢，首先，翻译是门大学问，自己的一些一孔之见，深怕不入大方家的法眼；其次，也怕书卖不出去，让出版社赔钱。但现在既然在写小引了，再说这类话就显得有点虚伪，所以不说也罢。

我在翻译方面虽无成绩可言，但是和翻译结缘还是很早的。读初中的时候，就用压岁钱买了一本胡适先生编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世界最佳短篇小说选》（英文）。这些作品，从文字到立意，

我虽然都还似懂非懂,但其中有些篇章似乎已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托尔斯泰的《天网恢恢》和莫泊桑的《项链》。心想,有一天我若能把这些作品都译出来该有多好。后来由于种种机缘,被迫进了大学,心想,既然进入此门,总该学点什么吧。于是就选了文学院外文系。当时正值抗战军兴,民主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我在学习外语方面没有做到心不旁骛,更兼学校由上海迁至闽北的一个山城,教学设备、图书师资等都谈不上,所以虽然拍了戴方帽子的照片,外文却并未过关。解放后,来到新闻单位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工作,由于天天和它“耳鬓厮磨”,倒是混熟了些。但是一到耳顺之年,领导动员我离休了。我想也好,就棍打腿,我来译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这时候,四凶覆亡,百废俱兴,出版业也开始复苏。我在干校劳动之余试译的东西居然也出版了,据说销得还不错。接着的三四年间,连续出了好几本东西,有译的,有校的,有与人合译的。但除托翁的两个中短篇选集,都没有太使自己动心的作品。正想认真地译点堪称“文学”的东西,没想到在80年代的八年间,先后做了两次开膛破肚的大手术,元气大伤,只能有一搭无一搭地写点千字文了,译事的梦从

此破灭。遗憾吗？当然有一点，但也怀疑，脱钩的鱼总以为是大个儿的，焉知即使没有健康问题，我在翻译方面也未必有什么大的出息，因为除了基本功不够扎实以外，我还缺乏快速泛读的本领。董乐山先生和我共事的时间短而同住一个院子里的时间长。我知道他是每隔十天半个月必到北京图书馆换几本西书来读的。我那时正作为“待处理品”在京郊的一个干校里劳动，有时回城，也曾向他借书来读，总是我一本书还没读完，他已读完好几本，要到北图换书了。这种快速泛读的习惯对于一个译者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广泛涉猎西书，你才能从中找到适合国内读者需要而又适合自己翻译水平的书。在这方面，我服膺吕叔湘先生的理论。吕先生自谦为“业余翻译工作者”。他说，业余译者比专业译者有更多的挑挑拣拣的余地；译不好的可以不译，可以“借取舍而藏拙”。其实这一点对专业译者也同样重要。原作的文字有深浅难易，风格笔调也各有不同。译者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再做选择，译起来才能游刃有余而不致“小鸡吃绿豆——强努”。试观吕先生的译品，总是那么从容、精致、隽永，令人读来几不疑为译文，而觉得是先生的原作。读这样的译文才是一种真

正的享受。但对于这样的翻译家,我只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而已。这么一想,心情也就平静多了。那么,这几篇闲文就算我跟翻译结缘的一点纪念吧。

林楚平

1999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小引	1
翻译的乐趣	1
在花毯背面	13
译诗	17
书名难译	25
翻译与文化意识	30
“套中人”	36
隔与不隔	49
翻译与“诗眼”	57
说“离形得似”	64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72

注释、插图及其他	80
器俄先生何许人也	86
佛经·圣经·古兰经	91
《伊索寓言》中译史话	97
寓言的流动轨迹	102
译然后知不足	107
黄花麦果与夜莺	116
欧洲十四行诗的源头	120
话说《皇帝的新衣》	125
关于《放下你的鞭子》	129
《赵氏孤儿》的欧洲之旅	133
《蝴蝶梦》在欧洲	138
桃花源与香格里拉	143
寻找阿凡提	149
歌德心目中的中国	153
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	159
想起翻译家汝龙先生	164
闲话加尼特夫人	168
大师给大师改稿	171
雪莱与拜伦	179
妙趣横生说汉语	183
汉字魔方	188

诗词游戏·····	193
“成如容易却艰辛”·····	198
“芝麻,开门!”·····	202
寻常的智慧·····	206
偷闲理书·····	213
闲话“话疗”·····	219
听歌·····	223
赋得收藏与鉴赏·····	227
好书不厌百回读·····	232

翻译的乐趣

历来谈翻译的文章都极言翻译之难之苦之累,很少谈它的另一面——乐趣。

严复谈翻译:译事三难信达雅。一上来就突出一个“难”字。

钱钟书先生把翻译比做一种“苦旅”:“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距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渡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

鲁迅先生更是现身说法。他说,他译《死魂灵》时简直是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可以回避,翻译时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把急于要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

这些话都说得很对很好很生动,对于后生末学真不啻是度人金针,使他们对于译事之难早做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光说艰苦而不说其中的乐趣,也可说是一种片面。急于要開箱子而摸不着钥匙,固然着急,固然手心出汗,但是一旦钥匙找着了——或得之于辞书典籍之中,或得之于搜索枯肠之后,或得之于高人指点,或竟得之于无意之间,这不是意外之喜,豁然贯通之乐吗?翻译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常常可以看到两国人民智慧的火花。他们在语言(也就是在思想)上或者不谋而合;或者貌合神离;或者其说不一,其意相通;或者竟有不可以传译者。在翻译中看到这种种光怪陆离的语言现象,岂不是译事的一乐?

少儿呼父母为爸爸妈妈、阿爸阿妈、爹爹大大等,不独中英两国为然,古今中外,大率相同,盖取其发音之便也。拟声词如 **bang** 状“砰”的关门声,

rumble 状车行隆隆(辘辘)声, pit-a-pat 为劈劈啪啪作响, chirrup 为唧唧虫鸣, hiss 状流矢声、飞弹声、嘘嘘声、蛇行声, rustle 状微风飒飒、衣裙窸窣、黄叶沙沙、落木萧萧, whistle 状口哨声、汽笛声, whisper 为低语、耳语、密语。更有巧者,“唱”chant、“碰”bump、“拖”tug(tugboat 即拖船)、“费”fee 皆音义相同。“粉扑”与 powder-puff,“角落”与 corner,“理”与 reason,“鲁莽”与 rude,“黄脸婆”与 a wan-faced wife 均有一半音义巧合。

中英两种语言在语系上相距甚远,但在构词上竟有许多类似之处。如 pell-mell(乱七八糟), topsy-turvy(七颠八倒), hurly-burly(吵吵闹闹), helter-skelter(慌慌张张)等等,都使我们想起中文里的类似构词法,如窈窕、伶俐、朦胧、玫瑰、橄榄、驰骋、活泼等等。又如“人非木石”,英国人也说 Man is not a stock nor a stone. “血肉之躯”近乎英语之 Man is made of flesh and blood. 王维诗“独在异乡为异客”,《圣经旧约·出埃及记》有谓 I have been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一将功成万骨枯”,英谚也说, What million died that Caecar might be great. “盗亦有道”近乎英谚 There is honour among thieves.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英人则倒过来说,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己所欲者,方施于人).杜秋娘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英诗人 Robert Herrick (1591—1674)也有诗说: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谚语、俚语、成语很难译得简洁贴切,偶见形神兼备如出天然的译例,真令人低回玩味,反复摩挲。

意大利谚语 Traduttori-traditori, 英译作 Translators are traitors, 汉译“翻译即反逆”,“翻”“反”为双声,“译”“逆”为叠韵,正和原文巧合。其余如:

Might makes right. 强权即公理。

Every bullet has its billet. 死生有命。

Death pays all debts. 一了百了。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吃一堑,长一智。

Downy lips make thoughtless slips.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death 与 debts, pit 与 wit, lips 与 slips 均为叠